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

詳校官編修

臣 程槐

編修

臣 袁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 楊世綸

謄錄監生

臣 姚

濬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

宋文圖恢復

宋 袁樞 撰

宋文帝元嘉七年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

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兵今當權歛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水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州平太守尹冲為司州刺史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以遊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

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  
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  
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  
密地氣鬱蒸易生疾厲不可行師且彼既嚴脩則城守  
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  
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  
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  
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

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

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  
力却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  
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  
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  
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取荊州至敗散為蠻  
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  
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  
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

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  
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  
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  
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  
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  
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夏六  
月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  
之為安南大將軍荊州刺史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  
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  
諸軍悉收衆北渡戊子魏礪礪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  
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  
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  
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修之守  
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  
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

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魏主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歟成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內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治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禦彥之冬十月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城不治

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鐘虞於江南有大鐘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敵騎南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鐘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貶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

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燭龍沂  
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  
虎牢辛巳拔之尹冲及滎陽太守清和崔模降魏十  
一月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  
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  
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犇敗欲引兵  
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  
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

戰失衆之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  
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  
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  
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  
敵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  
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  
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  
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犇湖陸青兗大擾

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子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 十二月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二月檀道

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擄獲萬餘人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怙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



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  
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  
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鎮保險濟南太守  
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鎮犇平昌參軍劉振之  
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  
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  
魏主嘉朱修之守節拜侍中妻以宗女初帝之遣到彥

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  
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  
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  
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為  
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  
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  
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  
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

王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  
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  
刺之曰得慧龍首封二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  
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  
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為謀  
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  
能害我我以劉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夏閏六  
月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且求昏帝依違答之

九年夏五月帝遣使者趙道生聘於魏 六月魏主遣

散騎常侍鄧頴來聘

十年春二月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為太子晃求婚帝依違答之 冬十二月魏寧朔將軍來聘

十四年春二月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十八年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

二十一年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

二十二年夏六月帝謀伐魏 冬十一月魏選六州驍  
騎二萬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  
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二十三年春二月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為魏人所得  
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  
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  
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

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兗  
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北邊騷動帝以魏寇  
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  
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  
若欲追踪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  
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  
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犇走不肯會戰  
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後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

者也安邊固守於策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  
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  
故堅壁清野以候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  
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  
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  
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  
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  
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

三曰纂耦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  
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  
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  
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  
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斡利鐵民不得者官  
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  
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  
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



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二十六年帝欲經畧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上悅淑耽之曾孫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二十七年春正月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  
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  
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  
至南頓太守鄭珉潁川太守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  
州刺史南平王鐔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  
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  
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  
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

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尸與城等魏人乘尸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將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

行參軍尹定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後繼復引兵擊之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

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逆拒之質等擊斬  
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癸卯  
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譙  
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  
新蔡二郡太守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  
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  
曹孫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  
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

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

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我當顯然往取揚州  
不若彼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  
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  
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邪  
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  
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吳  
人止有所營伎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  
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

智策知今已殺盡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  
此有善呪婆羅門當使鬼縛以來耳 六月上欲征魏  
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  
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  
北方苦魏虐政義徒竝起頡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  
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  
濟再行無功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  
將六軍之盛不過徃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



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魏所恃者唯馬  
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礪礪必走滑臺小戍  
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  
及冬初城守相接敵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  
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  
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劬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  
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

而彼志無厭誘我邊民今春南巡聊省我民驅之使還  
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  
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  
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  
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何如哉更無餘物可  
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  
不足可棄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  
敵近雖摧挫雄心靡草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

困棘歧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遠  
輸誠款誓為犄角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  
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  
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太子左衛率臧  
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  
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  
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  
城為衆軍節度坦鍾之曾孫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

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充六州三五民丁倩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充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礪礪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

走斌與慶之留守礪礪使王玄謨進圍滑臺雍州刺史  
隨王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  
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  
弘農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  
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  
趙難納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  
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  
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

魯輿鎮長社棄城走輿軌之子也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犇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

嚴而玄謨貪懷好殺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谷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内侯代人陸真夜與魏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

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



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  
謨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  
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  
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  
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碣磔慶之  
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魏衆東過青東非國家  
有也碣磔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聽斌  
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閭外之事

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  
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  
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斌乃使王玄  
謨成礪礪申坦垣護之據清口自帥諸軍還歷城閏月  
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  
使帥其衆為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  
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  
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魏主命諸將分

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  
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  
趣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魯郡太守崔邪利為  
魏所擒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以太牢祠  
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  
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馮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  
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步尼公遇  
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

擊鼓魏謂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

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之知  
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  
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吾當斬卿我若  
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  
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  
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  
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  
者甚衆生降二十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

中國民今為魏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魏驅民使戰  
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  
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路盡釋  
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  
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  
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  
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引兵  
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

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滿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

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  
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南依卑林以自  
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  
郎將掌之羅漢夜斲三郎將首抱鎖亡犇盱眙魏永昌  
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魏  
軍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  
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爲  
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



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犇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彌日未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

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犇逃實無  
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  
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羶屋於戲馬臺以望城  
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  
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明日魏主  
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且  
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覲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  
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

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斲悉備守  
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  
借博具皆與之復餉羶及九種鹽胡豉又借樂器義恭  
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齋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匆匆閉門  
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  
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  
刻日交戲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  
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

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湏見我小大知我  
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僅幹來暢以二  
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  
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謨亦  
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  
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  
鋒所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  
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

為前驅大軍未至河水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我馬小  
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  
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  
神筭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  
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  
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  
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胡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  
天道先是童謡云胡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

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嘆息孝伯亦辯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為自愛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

主已過淮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  
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質營於城南乙丑魏燕  
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案兵不敢救是夕質軍  
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  
璞到官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  
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  
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  
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

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為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嘆曰敵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舟楫之



計固已久息魏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  
其中幸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  
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則敵退  
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敵乎乃開門納質質  
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  
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  
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  
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

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脩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劬出鎮石頭揔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

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  
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幕府  
山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  
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魏主鑿瓜  
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羶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  
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以求和請媾上遣奉朝  
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酈  
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

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  
民永結姻投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  
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劬及羣臣議之衆並  
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劬怒謂湛曰今三  
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劬使班劒  
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劬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  
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  
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

不成婚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  
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右衛率尹弘言於  
上曰魏人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  
夏王義恭以礪礪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  
敗之遂取礪礪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  
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歛  
其民入城臺送糧收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

山陽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封漉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

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方屈於爾壑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符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劒刀欲令我揮之爾

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鑊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北中諸士庶佛狸見與書相待如此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并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驅絙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



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  
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二  
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  
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  
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  
璞固辭歸功于質上聞益嘉之魏師逼彭城江夏王義  
恭震懼不敢擊或告敵去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  
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

日驛使至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戮嬰兒貫於槊上繫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充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

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寅魏主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飲至告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麥剪苗移民保聚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敵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其內城

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保聚餓死立至民  
知必死何可制邪敵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  
敢對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鎮軍府典籤董  
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  
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  
夏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  
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為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  
之言則懼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

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  
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  
之之父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與  
弟秀有寵於魏主秀為中書郎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  
詰責之爽秀懼誅從魏王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  
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  
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  
千餘家奔汝南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

鏐以請降上聞之大喜以奭為司州刺史鎮義陽秀為  
潁川太守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  
徐湛之以為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  
居田里不許

二十九年春二月甲寅魏侍中宗愛弒世祖三月上聞  
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上訪於羣臣太子  
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  
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虐寇窮凶著於自

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  
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  
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碣  
礮魯蕤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  
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永茂度之子也沈慶之固諫北  
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  
南阻飢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  
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無逼暑時

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  
以其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  
響應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  
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  
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  
拒太行北塞軍都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  
其懷若能成功清壺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  
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上又使員外散



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礪礪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  
時宣示 秋七月張永等至礪礪引兵圍之 諸軍攻  
礪礪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  
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八月辛亥夜  
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  
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  
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  
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

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成  
主禿髮曇棄城走臧質頡兵近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  
司馬柳元景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向潼關元景等  
進據洪關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與左軍中兵  
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魏冠軍將  
軍封禮自涇津南渡赴弘農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  
屯潼關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庚寅魯爽與魏豫  
州刺史拓跋侯蘭戰於大索破之進攻虎牢聞礪礪敗

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注等聞魏救兵將至  
還趣仇池已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  
城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  
敵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  
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  
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義  
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宗愛逆節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立子晃為皇太子  
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夏六月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又營園  
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  
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蓄養  
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  
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  
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號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漢靈帝

私立府藏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今東宮儁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

盛等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冬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王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足薛提等祕不發喪延足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疑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

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善南安王余乃密  
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延  
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千人持  
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  
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  
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  
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

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摠宿衛坐名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余而祕之唯羽林郎中人劉尼知之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



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侯之子也戊申賀與尚書長  
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麗抱皇  
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  
曰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  
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  
奉皇孫即皇帝位登永安殿大赦改元興安殺愛周皆  
具五刑夷三族

太子劬弑逆

宋文帝元嘉三年 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  
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  
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  
故祕之閏正月丙戌始言劭生

六年春三月丁丑立皇子劭為太子

十五年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十六年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鬢眉好讀書便  
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

等

二十九年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揔內政由是太子劬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劬劬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辟穀服食後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卧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劬濬皆信惑之劬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

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必不  
泄露劬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  
陽王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象  
埋於含章殿前劬補天與為隊主東陽王卒鸚鵡應出  
嫁劬濬慮語泄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  
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劬曰汝所用隊主副  
並是奴邪劬懼以書告濬濬視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  
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劬濬相與往來書疏

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鸚鵡  
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劾使密殺之陳慶  
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  
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  
得劾濬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玉人命  
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刺  
史出鎮京口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意謂已必復得  
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上許

之濬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  
事發上惋嘆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  
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  
遣中使切責劾濬劾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上雖怒  
甚猶未忍罪也

二十年春正月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  
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嚴  
道育之亡命也上分遣使者按捕甚急道育變服為尼

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旻家濬  
入朝復載還東宮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  
拜是日有告道育止張旻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  
道育隨征北還都王謂濬與太子劬已斥遣道育而聞  
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  
劬濬之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猶冀能刻  
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  
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也濬

舊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少寬慮必不上累文帝  
欲廢太子劄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  
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送尚書僕射徐湛  
之及吏部尚書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  
得留建康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上所愛鑠妃江湛之  
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  
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  
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



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  
生慮表取笑千載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  
不可不愍懃三思且彭城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  
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  
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  
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  
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  
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帝以

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濬持報劾乃密與腹心  
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初帝以宗室彊盛  
慮有內難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至有實甲萬人  
劬性黠而剛猛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  
自行酒僧綽密以啓聞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劬詐  
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因使張超  
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三千餘人皆被甲召內外幢隊  
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

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劬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劬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劬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

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甲子宮門未開劬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劬傳車奉化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劬使登車又辭不上劬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劬以偽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

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趨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劬進至合殿中閣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聞喧譟聲嘆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旁小屋中劬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

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  
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劬於東堂幾中之劬黨擊之  
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左  
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劬使人入東閣殺潘  
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  
屯中堂濬時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犇告濬曰臺內喧  
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  
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劬信不知事之濟

不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劬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劬劬謂

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  
劾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  
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劾遽即位下詔曰徐湛之  
江湛弑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肝心  
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即位畢  
亟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  
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  
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恭鎮



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  
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燾  
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  
超之陳叔兒等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  
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矣使秀  
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庫隊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  
僧綽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  
屯五州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三月乙亥典籤董

元嗣自建康至五州具言太子弒逆駿使元嗣以告僚佐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太子劬分浙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其妃父殷冲為司隸校尉冲融之曾孫也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南醮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劬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

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前代故事甲申收僧綽  
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在西屬所親咸勸之逃僧虔  
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  
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劬因誣北第諸王侯云  
與僧綽謀反殺長沙悼王瑾瑾弟楷臨川哀王烜桂陽  
孝侯覬新渝懷侯玠皆劬素所惡也瑾義欣之子烜義  
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劬密與沈慶之手書令弒  
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劬書

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峻曰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劬據有天府若首尾不相應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何得不敗宜斬以徇衆王令峻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峻延之子也庚

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將軍內史朱修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摠內外以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南醮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劬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且遣使勸進於王辛卯臧質子敷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劬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勲臣方

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可遣宣譬令還咸復  
本位劬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  
之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峻  
移檄四方使共討劬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  
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劬以充  
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  
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建武  
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南譙王義宣拔張

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勲之等將兵赴義宣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劄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疆弱亦異常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

餘方乎今正以弑逆冤醜義不同天舉兵之日豈求必  
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  
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  
從之正田子之兄子也幼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  
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讎吾自當之但  
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  
番將吏遷淮南岸居民於北岸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  
內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



省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摠中軍以從劬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劬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峻之筆也劬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峻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劬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劬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

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家累正足堅彼意耳劬  
以爲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劬疑朝廷舊臣皆不爲已用  
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  
斌爲謀主殷冲掌文符蕭斌勸劬勒水軍自上決戰不  
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  
利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  
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垂虛或能爲患  
若分力兩赴則兵敗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

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  
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  
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慙屢  
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  
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  
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  
者候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  
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戰士親督都水治船艦

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立子  
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  
之裕之之兄子也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  
事加南平王鐔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  
宏為江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失衆南奔人  
情由是大震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  
州刺史癸丑武陵王軍於鵠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  
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

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侯道南犇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

逆順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  
至嶠素恒怯回惑不知所從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  
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州降者相屬己未軍于溧洲王  
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峻出入卧内擁王于  
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峻皆專決軍政之外  
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  
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柳元景潛至  
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

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劬  
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劬出戰劬不許甲子劬使  
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等  
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劬自登朱雀門督戰柳元景宿  
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  
吾鼓聲劬將士懷劬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  
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劬兵  
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劬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

之劬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劬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  
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為  
之溢劬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劬僅以  
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  
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劬殺義恭十二子  
劬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  
為大司馬封中山王拜蘓侯神為驃騎將軍以濬為南  
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鐔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



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  
劬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  
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  
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改謚大行皇  
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  
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劬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  
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唐予以南醮王義宣為中書  
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慤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顏峻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軍于瓜步先是世祖遣平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

後繼劬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犇牛塘  
欽等大敗劬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  
以絕東軍時男子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  
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節放仗降緣渚幢  
隊以次犇散器仗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劬閉守六門於  
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  
踰城出降劬燒輦及袞冕服於宮庭蕭斌宣令所統皆  
使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劬載

寶貨逃入海劬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割腸割心諸將齧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劬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劬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劬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又謂質曰可得為啓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劬於馬上防送軍

門時不見傳國璽以問劬劬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  
斬劬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鐔南  
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令何所作  
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  
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  
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  
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劬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  
尸於市劬妃殷氏及劬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瀦

劾所居齋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犇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死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太后丹陽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辛卯追

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劾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劾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閣殷沖等既誅人為之寒心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劾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

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  
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戊戌以南  
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中  
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 初帝之討西陽蠻也  
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醮王義宣  
為主潜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  
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  
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質慮其為荆江後患建



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  
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  
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將軍司馬徐遺寶為兗州刺史  
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峻等為公侯 辛未從  
南醮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  
宜陽侯愷為南醮王 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  
為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丞  
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為荆湘

二州刺史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 秋七月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子劾所任出降最晚上潛使人毒之已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 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刺史 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

武帝孝建元年春正月乙亥改元大赦 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衛將軍顏峻

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丙子立皇子業為太子

南郡王之叛

武帝孝建元年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  
世英雄太子劬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  
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  
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  
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  
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劬既誅義宣與質

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湓口鉤折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憤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它人所先若今徐遺寶魯爽

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已為  
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  
不能為建康計矣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沈柳諸將亦  
我之故人誰肯為少主盡力者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  
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不得展其旅力為公掃除  
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  
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  
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

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臧敦時為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誘說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眾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已同皆殺之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

猥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救之質即執臺使  
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  
惡義宣進與號征北將軍與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  
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  
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西平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  
板到奉行義宣駭愕與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  
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湛之  
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湛之後繼秀至

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玄謨為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為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



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柳元景為雍州  
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義宣移  
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偽許之  
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  
兵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  
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恂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  
留鎮江陵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  
知脩之貳於已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

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盾於彭城不克盾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遺寶棄衆焚城奔魯蕤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蕤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為湘州刺史甲申以

朱脩之為荊州刺史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  
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  
不能進留軍大岨使魯瑜屯小岨上復遣鎮軍將軍沈  
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  
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內戌及爽於小岨爽將戰飲  
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  
左右范雙斬其首爽眾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  
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

凶人之濟其身非亂世莫由焉魯奭以世亂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奭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徃翦撲軍鋒裁及賊奭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奭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徃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

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  
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  
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臧質進計曰今  
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  
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  
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  
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穴從  
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

周之攻西壘子反度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周之  
攻壘甚急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玄謨玄  
謨不遣太司馬參軍崔勲之固爭乃遣勲之與積弩將  
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勲之詢之皆戰死詢之護  
之之弟也子反等犇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  
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遊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  
與戰破之朱修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  
克屢為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

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

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湛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湛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湛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烟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



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已未解嚴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  
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紹文敬曰  
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  
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質往投之沖已為郡丞胡庇  
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  
荷覆頭自沉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  
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

并誅其黨豫章太守樂安任蒼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弟也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忒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

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  
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懼阻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  
腹心稍稍離叛魯秀逃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  
携息愍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  
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  
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  
空廨旦日起民收送刺客義宣止獄戶坐地嘆曰臧質  
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

苦今日分別始是苦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荆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江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荆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太傅義恭議使郢

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事為便上從之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惡宗室彊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唐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詔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

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即當取之  
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正足觀  
過知仁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  
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竟陵王之叛

宋武帝孝建二年春二月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  
為南充州刺史 冬十月壬午以竟陵王誕為司空領  
南徐州刺史

大明元年秋八月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兖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為莒縣從來不序昭穆上既命延孫鎮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疎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劬丞相義宣皆有大功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

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鎮京口猶嫌其逼更徙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故使鎮京口以防之

三年夏四月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上以為中書侍郎智淵夷之弟子也少有操行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咸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見誕在石頭城修乘



輿法物習唱警蹕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  
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疏陛  
下年紀姓諱徃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密以啟聞誕誣  
詠之垂酒罵詈殺之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  
尉治罪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  
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閭使以之鎮為名與給事中戴  
明寶襲誕閭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  
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

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蓄養數百人執蔣成勅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閹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閹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充州刺史將兵討誕甲子上親搃禁兵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素與都督宗慤有隙聞誕反恐為慤所害委官間道欲赴朝廷至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

殺之沈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返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戡定之期冀在

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在建康者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犇者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耳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

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  
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  
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  
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  
能為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  
凡府州文武皆加秩以主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之  
遵考之子也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  
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右衛將軍垣護之虎賁

中郎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  
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誣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  
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誣於城上授函表請慶之為  
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  
廷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 六月上命沈慶之為三  
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到誣舉  
三烽璽書督趨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  
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

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  
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  
太宰義恭固諫乃止誕初閉城拒使者記室參軍山陰  
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  
多踰城出降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  
既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乃  
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等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  
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為食母呼康

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入濟陽范義為左司馬義  
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子其行乎義曰  
吾人吏也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  
而活吾弗為也沈慶之帥眾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  
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  
園隊主沈肩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  
妻皆自殺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  
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



今日正應出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上不悅詔貶誕  
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小大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  
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  
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剗腸抉眼或笞面鞭  
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上聚其  
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初誕自知  
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  
於民間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

各分以金寶齋送既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携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臨川內史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郎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言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下